

一日,在整理库房时,我偶然翻到一份盛成家属捐赠的文学资料,档案标有:著者——叶嘉莹、名称——迦陵存稿,备注中则注明“内有叶嘉莹手迹”。叶嘉莹,中国当今最著名的女诗人,她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也被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位穿着裙子的“士”,由此可见先生在中国当今文坛的地位之高。前些日子,先生在天津家中过完了自己的百岁寿辰。

先生的大名我是早已听说,但可惜没有见过面。至今想起,仍为憾事。我赶忙打开档案,翻阅这份存有先生手迹的珍贵资料。这是一份打印稿,第一页竖排印着书稿名称“迦陵存稿”。其背面写有两行字“盛成老伯郭政 晚叶嘉莹呈稿”。“郭政”两字我很少见到,大致能猜到它的意思。为准确把握这个词,我特意查询了一下,有关它的介绍大致如下:郭政意为郭正,斧正。明朝黄中在其《重刻朱子年谱记》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且身处孤陋,书籍不全,暂作禅语之补,祈请诸君更为郭政。”清朝魏际瑞在《与子弟论文》中是这样写的:“人以文字就质于人,称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称曰‘政’。又念正者必须削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转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如耶人,易曰‘郭政’。”也许是这个词有些偏僻,后来人使用的不是很多。这份打印稿竖排打印,右侧装订,共27页。书稿收录了43篇诗词,创作时间跨度长达42年,创作时间最早的是1941年先生17岁时写的五言诗《咏怀》,“高树战西风,秋雨檐前滴。蟋蟀鸣空庭,夜闻犹唧唧……夜夜梦江南,魂迷寒塞黑。”创作最晚的是1983年创作的《蝶恋花》和《木兰花慢·咏荷》。创作地点更是跨越半个地球,由北京到南京,由台南到哈佛,由温哥华到巴黎,由科隆到罗马,由泰山到曲阜。先生在行万里路时,手中的笔从未停歇,她一直在书写自己心中的千言万语。这些诗篇有写景的,有咏物的,有感怀的,有送别的,先生用它们记录着自己的人生足迹与世事沧桑。

我想《迦陵存稿》应是先生的一部书稿,在查阅有关资料后,发现先生曾在台湾出版过《迦陵存稿》一书,该书初版时间为1969年12月,二版则为1982年12月。该书收录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人文库”,该文库由中国现当代著名编辑家王云五主编。除此之外,没有再看到同名著作的信息。由此可见,这份打印稿与之前出版的《迦陵存稿》是有些不同的,因为它增加了1983年的两篇诗词。不知为何,后来没有再出新版《迦陵存稿》。如果是这样,那这份打印稿可看作先生送给盛成老伯珍贵的“唯一稿”。

在打印稿的第七页,我读了《欧洲纪事八律作于途中火车上》一诗,该诗共有八首,其三是这样写的:“问期四世聚天涯,高会梅

从《迦陵存稿》谈叶嘉莹与盛成

慕津锋



林感复嗟。廿载师生情未改,七旬父执鬓微华。相逢话前尘远,离别还悲后会难。赠我新诗怀往事,故都察院旧儿家。”在第八页中,先生对于其三作了注解:“在巴黎蒙台湾大学及淡江学院诸校友邀宴于中国餐馆梅林,座中得遇父执盛成老伯。四十年前盛老伯曾居于故都察院胡同嘉莹旧家之南舍,时嘉莹不过垂髫之龄耳……盛老伯即席赠我五言律诗一首。缅怀旧事,感慨何似。”

该诗写于1971年,那一年,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盛成先生已是72岁的古稀老人,而出生于1924年的叶嘉莹也已人到中年。这一年春天,叶嘉莹的父亲突然去世,身在哈佛的先生十分难过,恰在这时她受邀前往欧洲旅行。在游览了剑桥、牛津两所大学后,她从英国来到法国巴黎这座时尚之都。在这里,她受到自己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教过的学生们的热情接待。没想到聚餐时,她的学生将曾经与自己父亲相识,并在自己家中住过的盛成老先生邀请来一起欢迎自己。见到故人,先生十分激动,早在上世纪30年代,她就在自己家中见到过这位曾在法国、甚至欧洲有过重要影响的中国作家,听父亲讲过他的精彩故事。

1899年出生的盛成,11岁秘密加入“同盟会”从事进步革命活动,并结识了革命家黄兴。1911年,年仅12岁的盛成便参加了“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被称为“辛亥三童子”之一,还由此得到孙中山的亲切嘉奖和勉励。1914年,盛成考入上海震旦大学读法语预科。三年后,他考入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任职。五四运动爆发后,盛成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后来还被推举为长辛店铁路工会的代表。在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周恩来、许德珩等学运领袖,还结为亲密的战友。

1919年底,盛成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上世纪20年代初,盛成加入法国社会党,并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他是法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其后,凭借自己所具有的崇尚自由和热爱艺术的个性,盛成很快又与毕加索、海明威等人创办了影响欧洲艺术界的超现实主义“达达”派。在法国留学期间,盛成用法文创作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该书1928年在巴黎出版后,立即震动法国文坛。法国著名诗人瓦莱里为该书撰写了一篇长达16页的万言长序,盛赞这部作品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长期持有的偏见和误解。该书随后还相继得到著名作家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等人的高度评价。该书被译成英、德、西、荷、希伯来等16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版发行。盛成由此成为享誉欧洲的大文学家、艺术家。1930年初,抱有强国志的盛成从法国回到国内。他先后追随张继、蔡元培等国内四处奔走,1930年下半年,盛成接受蔡元培邀请,前往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教授“法文诗与法文小说”“法国文学史”。当时的盛成,正是租住在北京郊区胡同叶嘉莹家中。叶家住宅有三进院落,还有一个小花园。因家中人口较多,为增加收入,家中常把空房出租,租客大多是大学教授及眷属,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盛成就曾租居在她家小南院,而那时的叶嘉莹正是垂髫之龄。那时的她对中国古诗词已有接触,三四岁时她的父母就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1930年时,6岁的叶嘉莹已经开始跟随家庭教师阅读《论语》。

两位故人,相见感慨良多。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盛成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前往台湾。1948年,他应聘为台湾大学教授,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国学研究。后来由于他思想进步,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和校方的排斥。1965年,盛成离开台湾来到美国。也就是盛成应聘为台湾大学教授的那一年11月,新婚不久的叶嘉莹跟随丈夫

赵钟荪来到台湾。抵台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叶嘉莹去了彰化女中任教。1949年12月,来学校探望叶嘉莹的赵钟荪被当局以思想罪抓捕入狱。1950年,叶嘉莹和女儿也被抓入警局,释放后她被迫辞职。此后,叶嘉莹在台湾的生活也并不如意。为了家人,1966年叶嘉莹离开台湾前往美国任教。在巴黎与盛成老伯的这次见面,让相隔四十年,离家万里的叶嘉莹,不胜唏嘘。在《欧洲纪事八律作于途中火车上》其八中,叶嘉莹在瑞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早知客寄非长策,归去何方有故庐”,该句饱含着先生对故土、对北京的眷恋之情。其实这何尝不是盛成心中的期望。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1972年盛成致电老朋友周恩来,询问自己能否回国。但鉴于当时国内的形势与环境,周恩来没有直接答复,只是希望他能再等等,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文革”结束后,盛成再次联系国内,询问在海外漂泊多年的自己能否在古稀之年回到祖国,他很想自己在晚年叶落归根,终于,这次这位老人等到了肯定的答复。1978年10月,盛成回到了祖国,定居北京,担任北京语言学院外语系教授,继续传道授业解惑,同时还为中法文化交流默默做着自己的贡献。鉴于他的突出贡献,198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盛成“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在法语现代词语研究、发展法国语言文学和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1974年,叶嘉莹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北京。这次短暂的回乡让叶嘉莹再次感到自己无论怎样都是要回到这里的,她要在这里将自己一生所学奉献出来。1978年春天,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她认为自己要将余生全部投入到中国的古典诗歌,要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传承贡献一切。她认为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真正作过自己的选择,而这次,她坚定地选择回到祖国来教书。除了北大、南开,她的讲课足迹遍布全国。只要有时间,她就不辞辛劳地前往各地,为学生们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她的课深受师生们喜爱,常常是座无虚席,有时连过道、窗台都挤满了人,下课后学生们也久久不愿离去。

上世纪90年代,叶嘉莹先生特地去北京看望了盛成老伯和他的夫人李静宜女士,盛成老伯热情地邀请叶嘉莹一起吃饭,并留影作纪念。也许该书稿是那个时候,先生特意赠给盛成老伯念的。1996年12月26日,盛成先生走完了他漫长而精彩的一生。自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盛成先生便一直大力支持文学馆的征集工作。盛先生去世后,我曾跟随老主任刘屏多次前往盛先生家中拜访李静宜女士,并将盛成先生许多珍贵的文学资料分批征集入馆,这本书稿便是其中之一。真希望,我能有机会拜会叶先生,虽然我不太懂古典诗词,但我也想聆听先生的教诲,还想与她谈谈当年《在文学馆听讲座》中所谈过的话题。

一心,想要回去,见蔷薇。家里捎信来,蔷薇花正一朵一朵地将长长的栅栏开成一面花墙,小院即将被蔷薇花和绿藤攻陷。特别是月明风和的晚上,那小小的花的包袱被谁从枝条里取出,就地打开一座红花瓣重重合围的城。

我的一小心脏啊,恨不得立刻就奔我的一百多斤而去,一颗裸心了无牵挂地狂奔回收。恐怕就算是一面金子的篱笆银子的墙打好了等我回去签收,也不能让我更疯狂更积极了吧。

城里有许多名贵的玫瑰、月季、蔷薇,但没有一朵会像自己家的蔷薇让我喜欢得心疼,因为它们是我的,谁都不能对它们做什么,爱恨都得我允许,想多看一眼也得我同意,我却可以由着性子宠溺,任它们恣意舒展藤蔓,任它们随心铺排花朵;任它们在黑夜偷偷下架私会,任它们天亮前又悄悄回来;任它们小风中花枝乱颤风情万种地撩人,任它们烟媚媚行惊鸿一瞥地不理人;任它们缓缓来,任它们迟迟归……每一朵都享受姐妹的待遇,每一朵都当亲人重逢。

我的蔷薇小名七姐妹,是蔷薇科蔷薇属的多花蔷薇的一种,同一枝茎上排排坐坐7至10个盛装的花的姐妹,花重瓣,颜色从粉红到桃红、大红、紫红,盛饰华服地伫立,且有昔日重来般的胭脂水粉般隐约的香。

几千朵花的香啊,静静地一心一意地等在你醒来的某个早上,这样的幸福,我可不想只在文字里拥有,我争朝夕,我也争永远。曾在暗夜里拍了蔷薇发给一写诗的友人,友人惊艳问其芳名,我告诉他叫七姐妹后开玩笑地提醒他要小心艳遇,而且是七个姐妹的,要是摆不平会要了老命的。友人笃定地说“蔷薇七姐妹,多好听的名字啊,愿意一死”。我又调侃他“我想也可以死一死,当然得在确定可以死很多回的前提下”。友人一往情深地回“虽九死其犹未悔!”言至此,我定定神后赶紧替蔷薇姐妹们谢过并道晚安,再不敢造次,生怕那头的诗人真的坠入蔷薇情网从微信里突然现身,带着我的蔷薇私奔。

蔷薇啊蔷薇,还没开的花骨朵们忍住了啊,已经开好了的等等我。

我没看见就开了谢了的花开都不算。我没签字画押的来过走了都算白来。我没好好喜欢过的光阴和爱都得从头再来。

满庭芳

第五二二期

如今,五大道已然成为天津的一张名片,这里的名人旧居鳞次栉比。其中位于马场道123号的一栋临街小洋楼格外引人注目,它的外观仿佛一座舰艇,很是与众不同。它的主人就是曾担任九届海军总长的刘冠雄。

刘冠雄(1861—1927),福建侯官县人,其家族在当地被称为“海军刘”,刘冠雄兄弟四人都曾在海军任职。刘冠雄为福州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四期学生,1882年毕业后入职北洋海军。中法战争后,刘冠雄被清政府派往英国“学习操放大炮、枪队阵法、大副等,兼驾驶铁甲兵船”。1887年,清政府派员前往英国、德国接收订购的“致远”号等4艘新式巡洋舰,正在英国留学的刘冠雄被特招参加接舰工作,并被安排在“靖远”号巡洋舰上担任大副。由此,刘冠雄随军舰回国,结束了留学生活。此后,留在“靖远”舰上任职,担任帮带大副。

甲午战争爆发后,刘冠雄所在的“靖远舰”也参加了战斗。在黄海海战中,指挥舰“定远舰”桅楼被毁,北洋海军一时群龙无首,士气低落。在此情况下,“靖远”舰在刘冠雄的建议下,升起帅旗代替“定远舰”指挥,使得北洋水师声势重振,重创日军“比睿”号巡洋舰。后“靖远”舰在威海海战中被子弹炮火击沉。但是刘冠雄并未受到影响,很快被派往德国执行接舰任务。回来后担任了“飞鹰”舰管带。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由于康有为是从天津乘坐“重庆”号英国轮船前往上海。于是,慈禧火速派出军舰从天津追赶。此次出动的军舰正是刘冠雄任管带的“飞鹰”舰。据说“飞鹰”舰的航速是“重庆”号一倍,如果开足马力,追上“重庆”号易如反掌。但是,刘冠雄赞成维新思想,支持变法运动,故迫至中途便下令停止追赶,返回天津,放了康有为一条生路。也有说刘冠雄因为同情康有为,以“燃煤不足”为由中途返回,故意放走他。刘冠雄也因此一度被拿拿下狱。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时任“海天”军舰管带的刘冠雄响应“东南互保”。日俄战争爆发后,刘冠雄率领“海天”舰从烟台赶赴江阴,因大雾行至江苏鼎星岛附近触礁沉没。由于损毁巨舰,刘冠雄按律当斩。但是他受到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保护。袁世凯在向朝廷提交的“海天”舰触礁情况报告中,说刘冠雄是因为“迎接军火,深恐迟误”,才不得不“冒雾前行”,其失误“系因公奋往”所致。最终在袁世凯的转圜下,刘冠雄逃过一劫,仅受到革职处分。此后他暂离海军,担任了德州机器厂总办等职。几年后重返海军任职,1911年被任命为海军部海制司驾驶科科长。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刘冠雄被任命为海军总长。同年11月,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成为民国第一位海军上将。之后一直到袁世凯病死,尽管国内局势频繁更迭,但刘冠雄海军总长的位置一直不倒。袁世凯称帝后,以刘冠雄“亲率各舰由上海达到湖口,节节攻剿,江面肃清,南北不致阻隔,大局因得保全,其援助各省,巡緝洋面,亦卓著勋劳,予深嘉许”,封其为二

九届海军总长刘冠雄

住宅外观像舰艇

万鲁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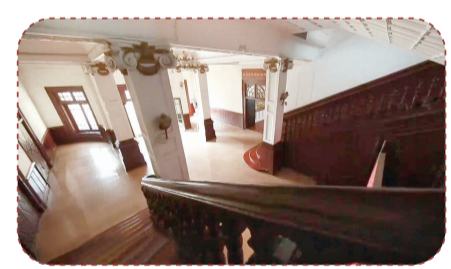
等公,为海军人员得到的最高爵位。袁世凯病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段祺瑞提交的内阁名单仍以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但不知何故,黎元洪表示反对,说:“有人不可用,刘冠雄、章宗祥、曹汝霖。”最终,段祺瑞改任黎元洪推荐的程璧光为海军总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刘冠雄再次担任海军总长,但是由于“其在政府,阿权贵行事,已犹被动,颇为议员所弹劾,报纸所讥讽”,最终于1919年12月内阁改组而去职。从1912年至1919年底,刘冠雄先后担任了九届海军总长,在民国初年内阁走马观花般轮换,而他能够稳坐钓鱼台,可谓民国政坛之一景。

刘冠雄担任海军总长期间,曾提议创设福州海军飞潜学校。他认为如不能自主地制造有威力的飞机和舰船,则国家永无强盛之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培养人才。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和潜艇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的影响,刘冠雄早在1915年就倡议创办海军航空工业,并向英美等国派遣留学生。同时还筹款到国外购买造船、轮机、飞机、潜艇等书籍以及办学必备的仪器。1917年8月,国民政府最终批准设立了“海军飞潜学校”,由船政局局长陈兆骞兼任校长,留学英美的巴玉藻等人兼任教员。1917年底回国受到时任海军总长刘冠雄接见的留学生曾给刘冠雄写信,称“他(指刘冠雄)能看到飞机对于海军复兴的意义,飞机制造与海军有密切关系,还算是有一点远见的。”虽然经费困难等原因,该校于1926年停办,但它为中国航空业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在任期间,刘冠雄还设立了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成功制造出中国第一代海军水上飞机。可以说,刘冠雄为中国飞机和潜艇的制造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1923年11月,刘冠雄辞职寓居天津租界,开始享受天伦之乐,并以栽植花木自遣。据刘冠雄孙子刘友浚介绍,刘冠雄寓居天津期间,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每天早上5点从马场道走到东站,还坚持在家里练习八段锦,保持军人作风。1927年6月,刘冠雄因病去世,张作霖等政界要人纷纷致送挽联和匾额,称赞他“表海流勋”“望重海疆”,算是对他一生从事海军事业的肯定。(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小楼春秋》解说词:

位于马场道123号的刘冠雄旧居,建于1920年前后,最初由西楼、中楼和北楼组成。1912年3月30日,刘冠雄成为民国政府第二任海军总长,开始在蔚蓝色的世界大展宏图。当时政府财政吃紧,他仍竭力设法购置新舰,倡议仿办海军航空工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自造了第一架海军飞机。整个民国时代,第一次按照国际标准举行的海军的阅兵式,是他主持的。在日本订造的永丰舰,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山舰,它的尾舵的解决也都是他。所以它可以说是民国海军时代起宏图的这么一个人物。(节选)



天津洋式家具独树一帜的“欧风华骨”,是两种时尚的融汇。故宫博物院所藏《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12幅,非常真实地记录了清早期宫廷室内布置装饰的特点。档案记载这12幅画确系尚在亲王时候的胤祺(雍正皇帝)的绘画,他在上面

津海华洋说家具(八) 隐藏在家具里的“中西合璧”

姜维群

有亲笔题词,当年贴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据家具研究专家田家青先生解读:“受外来文化影响,结合西洋装饰风格是清代家具的一个主要特点。但从这些画中,未能见到一件家具具有西洋风格或局部雕刻有西洋纹饰,这为研究西洋风格引入的时期提供了一些参考依据。”到了清代中晚期,情况大为改观,“据清代造办处活计档载,家具的中西相结合的雕饰图案是在当时宫中的中西方画家共同参与下设计的,包括著名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所见传世的带有西洋装饰图案的家具大多具有

如天津原意大利领事馆有一个当年留下来的一米高的两门小柜,柜脚是明式的内翻马蹄形,整个框架毫无新奇之处,但两扇柜门的门芯雕的是密密匝匝的海水江牙纹,外表涂饰天津家具的红色大漆,是典型的中式家具。“机关”隐藏在这海水江牙中。细观雕,内中雕刻着“海生物”,一条龙放在上方,体形没有夸张,乍看是一条长着龙头的有鳞的鱼,下面是鱼、虾、蟹、龟、蟾蜍及海螺等。中国古典家具图案大都是抽象的拟神动物,从来没有把这些“虾兵蟹将”全部搬进来。此家具可见“中西合璧”在这里的“拉郎配”。

每每听到家属院飘来那声“卖凉甜的冰棍雪糕……”,我立刻脚底抹油般飞奔而去,抿一口冰凉爽口的奶油雪糕,那甜滋滋凉凉的口感,从味蕾凉至全身。这舌尖上的尤物,堪称我们学生时代“提神醒脑”的神器。说来也奇,经常是一个冰棍下肚,连头脑与思维都敏捷通畅了,有时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的作文,就文思泉涌顺利完成了。每每这个季节,我最贪恋的就是母亲做的红薯凉粉,一位家乡文友在朋友圈晒出了这道色泽诱人的农家美味,还配上很“文艺范儿”的一段文字:清爽滑嫩的凉粉,是整个夏天的月光。这道“月光”也一下子撩得远在他乡的我,味蕾上像无数馋虫在翻筋斗。儿时,一家人坐于大门口,穿堂风从肌肤滑过,清凉舒爽。手里捧着粗瓷老碗,吃着母亲做的凉滑顺溜、酸辣劲道的凉粉,收音机里秦腔名角唱得铿锵有力,气吞山河,我们只管低头吸溜吸溜,那芥末与辣椒的冲劲儿,刺激着味蕾,很霸气地就打开了食欲,我虽被辣得额头细汗涔涔,可那唇齿留香之感,总让人回味无穷。

又是一个月华如练的夏晚,我隔窗而望,外面清凉如水的月光映得树影斑驳,夜色朦胧柔美。那一朵朵在盛夏热烈吐蕊的花儿,那藏在味蕾间,忆起来的让心间涟漪如花的漫漶往事,也如这夏夜的月光,缤纷着我们的流年,也让心间如汨汨清泉流淌般清凉温馨。

这个动辄就“噼里啪啦”持续月余的“暴力梅”,终于在入暑之后减弱了阵势。自小在西北长大的我,最不堪忍受的就是江南这湿漉漉一片的梅雨季。诚如一位作家所言:“小暑前后,江南总是雨水,滴答滴答的,犹如永远停不下来的秒针,一天走到晚,不知疲倦,永无完结,水注一片片的,深一脚浅一脚,明镜似的,也像总也做不到头的梦……”黄昏时分,屋内闷热潮湿,步入户外,花圃边成群的蚂蚁列队出操,在急慌慌前行。与夫在湿地公园信步徜徉,凉风习习,蝉鸣蛙叫,人眼皆是绿意。吸足喝饱的花草树木,可劲儿疯长,一派葳蕤繁茂,人们在浓荫匝地的甬道上快步疾走。驻足河岸倚栏而望,鱼儿在水中跳跃,泛起阵阵涟漪。小径旁,那平日里最不招待见的千屈草,此时也开得像芝麻花一样,一长串层层叠起的紫色碎花,俊秀、素雅。那铺满荷塘如锦缎般秀美的荷叶,在微风中像一群身着碧纱长裙、翩跹曼舞的妙龄女子,它们簇拥着一朵朵清雅圣洁的白荷花,花儿婷婷玉立,花骨朵香气袭人,映入眼帘的宛若一幅明润清丽的夏日晚荷图。

清风拂柳,鸟啼花香,让人心间顿生远意。又是一年暑假时,思绪也在当年就读的那个小城缥缈。随着中考的脚步日渐临近,每每做不完的题目总都读得信屈整牙的文言文,还有那密密麻麻写于便笺之上、背背背背背的英语单词。每到午间休息,蝉儿扯着嗓子在柳树上狂鸣,骄阳似火,热得人头脑涨,粉,收音机里秦腔名角唱得铿锵有力,气吞山河,我们只管低头吸溜吸溜,那芥末与辣椒的冲劲儿,刺激着味蕾,很霸气地就打开了食欲,我虽被辣得额头细汗涔涔,可那唇齿留香之感,总让人回味无穷。



扫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